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少年π的奇幻漂流》, 影評一致讚好, 才是真正的大電影, 下屆奧斯卡已獲五項提名, 就算珠玉在後, 坐穩最佳導演和影片獎應無疑問, 連同優雅帥氣的阿沙和特技師, 也該拿個大獎吧。

小說電影都好看

電影縮龍成寸, 就不容易完全帶得出來。比如拉維對他信奉三種宗教的弟弟阿沙:「你星期四去阿拉維, 星期五到清真寺; 星期六去會堂; 星期日去彌撒, 天天都放假了!」三種宗教的首領各為其「主」激烈爭論也發人深省, 導演可能有所顧忌, 這片段, 由於宗教問題敏感, 怕惹麻煩就沒有拍出來。

作者不刻意的幽默感, 才是書中精髓, 電影縮龍成寸, 就不容易完全帶得出來。比如拉維對他信奉三種宗教的弟弟阿沙:「你星期四去阿拉維, 星期五到清真寺; 星期六去會堂; 星期日去彌撒, 天天都放假了!」三種宗教的首領各為其「主」激烈爭論也發人深省, 導演可能有所顧忌, 這片段, 由於宗教問題敏感, 怕惹麻煩就沒有拍出來。

托卡比驚艷

蘇狄嘉

十三天的聖地之旅, 以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作終點, 郵輪停泊在港口兩天一夜, 乘客可以自願離船上岸遊覽。九年前, 第一遊土耳其, 從伊斯坦堡南下伊斯坦, 以弗所, 再轉中部的棉花堡, 奇石林, 十天深度遊令人對這個充滿神秘的國度印象難忘。

伊斯坦堡必遊的三大標誌: 藍廟、聖蘇非亞大教堂、地下水宮殿, 雖是重遊, 仍覺興味盎然, 但此行最令我驚艷的還是初訪的托卡比皇宮。

阿沙出生於父母開明的文化家庭, 一家人都愛思考, 和讀書, (印度小生 Arjun 奪冠後氣憤不作第二人想, 李安選角還得對。) 阿沙無神論的父親不時飯桌上與兒子談論宗教, 說有些教徒只是上帝的隨扈, 他們只護衛自我心中的上帝, 對那些自以為上帝「單獨寵我」那一類教徒的批評, 非常教徒大抵都有同感, 有神論者也應對「隨扈」二字思考一下。《少年π的奇幻漂流》一書未知有沒有其他中文譯本, 趙不慧所譯版本簡潔流暢, 很少譯本教人讀了就想追看原作, 趙是其中之一。

一九二四年, 托卡比皇宮改制成帝國博物館, 部分區域開放給公眾參觀。托卡比皇宮本身是鄂圖曼建築的代表作, 皇宮內部大量瓷磚、官服、武器、伊斯蘭的書法原稿、壁畫, 以及鄂圖曼的珠寶都完整保留下來, 與鄰近其他歷史遺產同屬於「伊斯坦堡歷史地區」, 該區也在一九八五年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

一個電視台的誕生

孫浩浩

上星期我香港電視舉辦了節目試映禮, 招待了各政商界及傳媒朋友。為了這個試映會, 在兩個月前我們已開始着手籌備, 編劇努力構思, 導演馬不停蹄地拍攝, 及剪輯, 演員既要兼顧拍攝中的劇集, 還要撥出額外時間來拍攝片花。此外, 還有公關部及市場部的同事, 平日如果我們半夜收工的話, 四週一定是冷冷清清的, 但這段期間卻經常遇到公關及市場部的同事陪我們一起開夜。

據聞現場原本只可容納六百多人, 但卻收到過千個單位報名。劇組的片花早已欣賞過好幾遍, 但當晚首次公開播放時, 目睹現場人士反應之熱烈, 著實無法形容那種興奮的心情, 當晚喊聲嘶力竭, 拍掌聲幾乎沒有間斷過。至於非戲劇組的片花, 我也是首次欣賞, 那高水準的製作絕不是賣花贖花。

試映會分兩場演出, 事前已經知道各方反應非常熱烈, 可見我們是一群完全沒有表演細胞, 而且害怕面對群眾目光的, 但為了是次演出, 我們都豁出去, 而且還用手機拍下舞步, 然後回去每天對鏡苦練。

預告片上載三天之內, 觀看次數已超過三十萬, 反應幾乎一面倒的讚好。我自己每一再重溫這片時, 心情都必然會再一次激動起來。我服務過的機構不多, 卻從未試過有這種舉志成城、上下一心的感覺。期望政府會真心聽取民意, 明年三月之前發牌, 這樣大家明年就有機會欣賞到我們精心製作的劇集。

單身者的「悖論」

周末, 又接到朋友的問候短信。我知道, 那不是純粹的問候, 而是提醒我給她女兒介紹對象呢! 那姑娘在外地讀研究生回來已經28歲, 雖然生得漂亮學歷又高, 可依然是佳偶難尋。如今在北京條件好的姑娘一抓一大把, 偏偏就那麼乾剩著, 人人都覺得可惜! 她們是因為條件太好, 還是因為男女比例失調才「剩」下的, 真是不好說。反正她們的媽媽一個個都急得不行, 懷揣揣著孩子的玉照隨時隨地托人作媒。都說「要單」的姑娘多, 其實也有一大堆大齡男青年默不作聲地「剩著」, 只不過他們媽沒敢急得那麼搖搖擺擺, 誰急誰心裡自知。憑什麼有兒子的家長就不急呢? 男土一過了35歲, 除非是功名成就的鑽石王老五, 也沒有多少條件般般且正值妙齡條件姑娘肯下嫁。

從前的人說, 家裡有幾個青少年, 只有一部固網電話, 那可能煩惱不堪的事。現在人人都有手機, 煩惱就沒有嗎? 雖然不會爭先恐後爭搶電話, 但人人都拿著手機講個不停, 恐怕是更多煩惱吧? 收到超時費用帳單時, 父母的煩惱不是更大。

從前的人說, 固網電話沒有顯示功能, 電話鈴聲響起時不知何人打來, 特別是欠了朋友錢財時, 最怕鈴聲大作, 總是提心吊膽。其實如今有手機之後, 就算有顯示功能, 知道是債主打來, 可以不接聽, 但如果債主不停打來, 不也是一樣煩惱嗎? 如果把手機關掉, 萬一愛人打來怎麼辦? 從前的人說, 假如發明電話的貝爾家裡有個女兒, 他就很有可能不能作出電話的測試。如今手機時代, 男人比女人更會講電話哩!

不如來場粉紅革命

當然, 這個調查反映的是西方人的偏好和社會現象, 未必適合東方人社會的香港, 但相信很多人會同意粉紅色令感覺愉悅。只是, 粉紅色要穿得好, 可不容易, 記者最好皮膚細白, 才顯得較和諧。記得月前美國總統競選期間的第二場辯論會上, 奧巴馬夫人米歇爾和羅尼夫人安不約而同地穿上亮粉紅連衣裙, 為她們的男人打氣。雖然米歇爾「高人一等」, 但在粉紅的戰色和深紫色膚色不相襯。

上世紀五十年代由柯德莉夏萍主演的時裝電影《甜姐兒》(Funny Face), 有一場惹目的歌舞片段, 劇中時尚雜誌主編有感當時抑鬱的心情和環境, 突然靈機一動, 叫人「想想粉紅色」, 於是主題曲《Think Pink》的主旋律下, 來一場呼喚粉紅色的歌舞。雖然, 電影說的是時尚主編對潮流的操控和預測, 但也唱出人們對粉紅世界的嚮往。因為粉紅總令人聯想到明朗、溫柔 and 希望。

從前的人說, 家裡有幾個青少年, 只有一部固網電話, 那可能煩惱不堪的事。現在人人都有手機, 煩惱就沒有嗎? 雖然不會爭先恐後爭搶電話, 但人人都拿著手機講個不停, 恐怕是更多煩惱吧? 收到超時費用帳單時, 父母的煩惱不是更大。

在田北北議員的臉書中看到他的轉載, 則新聞, 說英國有調查指出, 在白領一族中, 穿粉紅色或彩色的男士較穿白色或藍色等傳統色調者, 每年收入多一千英鎊, 約港幣一萬二千元, 而且平均學歷較高。每十個穿粉紅衣的男士中, 平均有一個是博士。

百家廊 晨風

隨想國

獨家風景 呂書練